

怀旧老电影：重温儿时感觉

■陈慈林

中秋节前夕，德清好友楼其梁（阿梁）给我发来张电影海报，告知9月20日18时30分，在县城隐龙山庄玉龙苑举行怀旧老电影首映式，放映的是1963年上海天马电影厂出品的黑白电影《蚕花姑娘》。

隐龙山庄是德清县城的高档别墅和排屋区，在时尚住宅区放映怀旧老电影，自然引起我的兴趣。我也刚巧在德清县城武功，就兴匆匆赶过去助兴。

阿梁退休前是一家报纸的摄影记者，退休后开了家影像馆。他热心保存乡土和民俗老物件，几年来已收藏了7000多件体现当地民俗文化的老物件藏品，包括几十架不同型号的胶片照相机、黑白照片放大机等。他

还联络几位原电影公司退休老职工，寻来一架上世纪60年代出品的“长江fle-4”型16毫米电影放映机。5个平均年龄近70岁的发烧友，成立了“康城老电影组合”。

这台放映机是几年前从电影公司仓库里淘来的，入手时已濒临报废，大家对是否能修复都没把握。

几位老电影人凭着几十年积累的经验，到处寻找零配件，修复后一次次精心调试，最终使这台濒于报废的机器焕发青春。当放映机清脆的马达运转声响起、灯光在银幕上闪烁时，几名年近古稀的小孩，兴奋得犹如寻回了心爱的玩具。

说起来我对这款机器也有特殊感情：1973年我调到武康工作时，与电影公司驻公社放映队三名队员成了好朋友，放

映队配备的就是这款机器。他们经常用自行车驮着放映机、银幕和喇叭，到下属十多个大队（村）巡回放映。虽然放来放去都是《南征北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几部老电影，仍受到乡亲们热烈欢迎。电影队一进村，老老小小都像过节，早早在操场上摆满了凳子。

我也经常跟着他们下村放映，耳濡目染，我也学会了操纵这架放映机。有时他们人手不够，就由我充数放映……

放映机修复了，还得有电影拷贝。如今已进入了信息数字化时代，35毫米标准电影胶片也早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更别提16毫米的小胶片了，阿梁们经过千方百计寻觅，总算搜集到了几部老电影胶片。

精心筹备一年多，终于迎来

了首映式。阿梁告诉我，选择《蚕花姑娘》是有原因的：这部电影的编剧顾锡东是在德清采风半年后完成剧本创作的；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以德清为代表的江南丝绸之乡的养蚕故事；电影拍摄除了小部分在摄影棚完成，绝大部分都是在德清古镇新市和干山农村等地完成的。阿梁说，让德清人在家门口看在德清创作、拍摄，讲述德清人故事的老电影，具有特殊意义。

仿照当年露天电影传统，两幢别墅间的马路暂充放映场地，首映式的消息虽只通知了几个朋友，很多热情观众和左邻右舍都闻讯而至。银幕还未挂妥，空地上已经摆上了大大小小的几十条各类椅凳……

为了找回当年的感觉，一位大叔故意脱去上衣，把背心斜搭在肩上，手里摇着大蒲扇。他酷酷的造型成为许多人拍摄的模特……

突然传来一阵敲击木箱售卖棒冰的叫卖声，一位邻居大叔串售货员，自行车包架上放了只旧棒冰箱，哄笑声中，短短几分钟，几十支棒冰被捧场观众一购而空……

毕竟已有几十年没在露天看黑白电影了，当熟悉的主题曲响起时，从未看过黑白电影的小孩子和年轻人感到很新奇，六七十岁的老人们则倍感亲切，犹如重温儿时感觉。

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，阿梁做了件好事，期望有机会看到更多老电影。阿梁说，已经联系上央视电影频道一位朋友，今后会争取寻觅更多老电影，与大家分享。

耳 闻目睹

公园奇人

■滕世群

是一建筑工地民工，性喜书法，在温州打工时历尽艰辛拜一温州书法大家为师，得真传。其字工整有力，类似柳颜之间。但此翁不善言谈，观者零星。

一为陶老师。陶老师实乃民间艺人。自学甲骨文，书法甲骨、金文、籀文、小篆、章草二草并行，隶楷各体皆通，并知各体迁延变化。左右手、瘦笔枯笔皆能挥毫自如。持二三尺长的巨笔蘸之以水于石板地上书写，笔随意走，任意挥洒，字字精美。我于中国艺术精神的了解，初得自大学课堂，后于读书中慢慢领悟，但直观并得启迪者，陶老师是其中一个。陶老师没上过大字，但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理解与传承，让人常有高手在民间之慨叹。

公园东门有一广场，长宽可百米。每晚7点后，广场渐渐热闹。有跳健美操之妇女，随音乐而起舞，节奏娴熟，腰肢婀娜，陶然忘机。有练保健操的老太太，姿势不准确但求舒服。有练武之小孩，刀剑棍棒飞舞。有一太极师傅，教杨式八十五式，跟练者常有四五十人，每晚不落。有段时间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年青人教松溪太极拳，偶尔也表演其他拳术。一日见其练一套拳，动作极美，行拳至得意时，仿若神形具忘。问他是什么拳，答曰武当太极。

亦有拎一铁制小水桶，握二尺半长毛笔于广场地上写字者。一为矮个50岁左右汉子，人。

后来，听闻陶老师云游河南老子故里，交往日稀。

假日公园从此少了一位奇人。

生 活中来

谎言终归有风险

■安千夜

放下电话，老婆跟我解释：“爸那么大岁数了，他想干点啥就让他干点啥。反正他也不懂，回咱咱找一只涨停板的股票，你告诉他买得就是那只股，全天最低价买的，等转天卖掉了，咱用自己的钱当收益，补给他老人家不就得了吗。反正3000元钱的本金，收益也忒多了。”

老婆的一番话，说得我心里还真是挺暖和的。

后来，老婆专挑在涨幅榜前列的股票告诉老爸。从那以后，老爸成天盯股市行情，发现老婆给他买的股票，只只都赚钱，老爸心里那个美呀。

这样好的日子没过两周，老爸忽然又来了电话：“帅呀，爸遛早儿时和我那些老哥们儿一说炒股票赚钱的事，他们都挺感兴趣，想一人出3000元钱，让你们帮着买点股票，就买给我买的那种只涨不跌的就可以了，咋样啊？”

老爸说完话，我握着话筒，一时间，竟不知如何作答……

安装“朝天眼”



10月7日，绍兴柯桥街道润泽大院小区正在安装仰拍高清摄像头，实时监控高空抛物行为。虽然，今年3月1日生效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，明确高空抛物罪成

为独立罪名，但要使这个城市彻底永绝后患，安装“朝天眼”不能完全解决问题，杜绝高空抛物行为更需每个公民转化为道德和行动上的自觉。

钟伟 摄影报道

真 情时分

快乐的父子俩

■陆金美

去年重阳节，我在小区广场遇见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背着个70岁左右、满头白发的老人，正沿着广场假山的台阶躬身前行。那老人软软地趴在中年男子背上，中年男子背着他上台阶明显有些吃力，他的额上也掺着细密的汗珠。

我赶忙走过去，一边帮忙搀扶着，一边关切地询问：“你背的老人生病了吧？我来帮你叫车送医院吧！”

中年男子只是对我傻笑，他背上的老人扭过脸来，对我笑着说：“谢谢你，同志，我没有生病，真的。”没病？他们的表情让我感觉不对头。跟在他们后面转完了广场的假山，老人忽然从中年男子背上滑了下来。中年男人一边擦汗一边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谢谢您！我们是在背着玩呢，算是做游戏吧，哈哈。”

“什么，你们在做游戏？”我惊讶中不免有点好奇。

好半天，老人才止住笑，他告诉我：“今天是重阳节，儿子偏要给我买套衣服作为重阳节的礼物。我知道这几年儿子在城里买房，孙子上大学，兜里没有多少钱，就说算了，留着下月给孙子上大学的生活费吧。不过，儿子当过兵体质好，有力气，我让他背我在广场转两圈当礼物。儿子说，行！儿子背起我的那一刻，我想有这样孝顺的儿子，就是我的福气！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……”

说完，那老人又笑了起来。站在一旁的中年男子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只装有茶水的杯子递给老人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站在我面前的老人，好像



对弈 郭建生 摄

亲 情美食

开胃的粘饭

■余喜华

粘饭是什么饭？粘饭就是糯米干饭。这是一种将糯米蒸饭摊在竹制团箕上，在太阳底下暴晒成干饭而得。

烹制米饭，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：一是煮饭，就是将米和水按适当比例混合放在锅里煮熟；二是蒸饭，即将米浸泡在水里几个小时，将米浸透后沥掉水，再放在大锅上蒸，用水蒸气的热量将米蒸成熟饭。煮的饭与蒸的饭的区别是，前者软口，后者有嚼劲。做糯米饭亦然，按照家乡人的说法，

煮熟的糯米饭才叫糯米饭，蒸熟的糯米饭叫“炊饭”。如今的台州街头，炊饭是早餐的一种特色美食，炊饭、豆浆、油条三者组合是最佳搭档，炊店蔚然成气候。

是啊，如果我们没有钱给父母买下一份重阳节孝心的礼物，那我们至少还可以有力量背者老人在广场登高赏秋，这样，老人那知足、那快乐、那幸福，够他们在重阳节尽情地享受了！

老人在儿子双手拉着，走到台阶中间时，居然哼起了歌，引得上下台阶的游人纷纷观望。

我陪这对做游戏的父子俩走下了台阶，然后对老人说：

祝福他重阳节快乐、健康长寿的话，便告别了他们。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看着匆匆的人群，我在想：人们平常讲关心老人必定跟买点好吃的、送有营养补品、不让老人缺钱花等联系在一起，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一种别致的与金钱无关的浪漫孝心。

老人那知足、那快乐、那幸福，够他们在重阳节尽情地享受了！

老人那知足、那快乐、那幸福，够他们在重阳节尽情地享受了！

来，粘饭就是糯米饭，家乡方言特意图用指糯米干饭，以示与鲜糯米饭的区别，不得不佩服前人的智慧。方言，真是丰富的语言宝库。

糯米的特性是黏性很大，所以用它做的麻糍很黏，很有嚼劲，很耐饱。人们早餐喜食糯米饭，也是缘于它的黏性嚼劲和耐饱的特性。古时候，糯米浆是强力粘接剂，用于夯土墙的混合剂，增强土墙牢度。

粘饭不是黏饭。晒干的糯米饭，一粒粒各自散开，不再抱团黏结在一起，失去了黏性。如果把新鲜糯米饭比作女子，满怀柔情，好缠人，黏黏糊糊，那粘饭，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，具有了男子汉般的阳刚之气，完全没有了黏搭搭、缠缠不清的稊性。

每年，母亲做粘饭都在阳春三月，气温适宜，连续的晴天日，可以将炊饭一口气暴晒至干，

收藏备食。当然，物资短缺年代，能晒上一两升粘饭，便是很奢侈了。

粘饭的后续加工非常简单，放在清水里煮开，即可食。煮开的粘饭，那粒粒饭粒，沉浸在透明的清水中，如珍珠般洁白。一股淡淡的饭香，从碗中弥漫开来，沁人心脾，是其他任何食物的香气都无法比拟的。特别是夏天，当你因暑热困顿、食欲不振时，一碗粘饭的芳香，足以令人重新振作，不用任何菜蔬佐食，便能咕噜噜仰头喝尽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因感冒，或者吃坏肚子呕吐后，毫无食欲。白米粥勾不起我的兴趣，清水米面也难以咽下，唯有粘饭粥，才能唤醒我进食的欲念。

小时候，粘饭是母亲的情怀，是夏天食欲不振时的开胃美食。如今，粘饭是一味乡愁，是难以忘怀的贫穷记忆。

小时候，粘饭是母亲的情怀，是夏天食欲不振时的开胃美食。

如今，粘饭是一味乡愁，是难以忘怀的贫穷记忆。

让你养猪你干不干

■王珍

生活中，谁都会碰到一些郁闷的人或事，甚至有时还有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。这样的时光，亲朋好友，尤其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心至友三五位，是人生中非常好的一个支撑，他们常常能够有效地让我们的抑郁情绪得到缓解。毕竟，朋友们彼此知根知底，不用太多的铺垫、解释，更不用从头说起，三言两语就能直指病灶，解开心结。

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抑郁就像感冒，生活于人间烟火中的我们，谁也躲不过。只是发生频率的高低多少、轻重缓急不同而已。

有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抑郁已经在自己逗留，也根本不认为抑郁是一种病，甚至会以为抑郁等于矫情。还会毫无同理心地质疑：“拜托，你的日子不要过得太

好啊，还有啥可抑郁的？”和这样的人说抑郁，只会雪上加霜。

还有一些人明明知道抑郁是什么，却有各种难以启齿说不出口的原因，他们很辛苦地藏着掖着，讳疾忌医。他们以为抑郁不像感冒那样，症状明显。殊不知，抑郁发作起来，或冷漠无情、生无可恋，或狂躁无忌，暴跳如雷，比起感冒时流鼻涕、打喷嚏更害人。

而我多半会时不时和三观相近、谈得拢的知心朋友们聚会一下，互相敞开心扉，说说心里话。这样虽然不能预防抑郁发生，却会给心智以缓冲。尽量不让抑郁快速发展成灾，趁着它刚有一点点冒头，还没严重到非要药物干预和上医院治疗的时候，扼制其萌芽。毕竟找心理医生进行心理咨询是不进医保的。

近来一次聚会后，一位哥们

特意很有针对性地传给我们一篇网文，说有位在职时呼风唤雨的老兄退休后，人走茶凉，门庭冷落。他待在家里穷极无聊，唉声叹气，可又不愿出门遛遛弯、聊聊天，更不愿干扫地、买菜、做饭的家务活。颐指气使习以为常的他在家也想指手画脚，使唤人。老伴不吃他那一套，要求他放下身段，一起做家务活。对大多数退休老人来说并不难的家务，由这位“大老爷”看来却很为难：干吧，弯不下腰；不干吧，老太太不依不饶。想了许久，终于想出一招——做老伴的思想工作：你以前也是农村人，养过猪吧？养猪，天天要喂食、清扫猪圈，一年至多也就赚几千八百吧？而我，退休金每月万儿八千，每天有三百来块。你算算，养我比养一头猪划算吧？你就把我当头猪养，好吗？

不知道这只是个杜撰的搞笑段子还是确有其事，只觉得这做法很像江浙一带人所说的“赖倒做”。这句方言的意思是说：一个小孩子，因某种原因未达到自己的要求，就仰面朝天躺倒在地上，两脚两手乱踢乱蹬，大哭大喊，打滚、撒泼、要无赖。后也引申为成人用无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位愿意让人当猪养的人就是典型的“赖倒做”。

以前，只听说，为爱，张爱玲把自己低到尘埃里，然后开出花来。如今，却有人为了不做家务而放下身段，段位低到自甘堕落为猪。这男人狠起来真的比女人更舍得豁出去啊。不过，最后受伤的还是女人。不仅是她的生活又回到原点，回到她没有上学、没有工作、没有恋爱结婚之前的过去。而且直接被拉下水，被带进沟里，从此她得与猪为伍，同桌吃饭、同居一室。别说是跟他

谈什么情说什么爱，连一般的讲道理、对话的可能都没有了。

想起在我读初中时，看到有学长们毕业后去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，我羡慕得不想继续上学，想直接跟着他们去农村做插队知青。父母对年少无知的我质问：“你去农村能做什么？”我的回答是“养猪”。那是因为我在一部电影中看到过养猪的镜头。此后，虽然没能做成插队知青，但却有很长一段时间被父母称为“养猪娘”。

养猪确实曾经是我年少时一时的念想，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和猪谈恋爱，和猪一起生活。真的是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，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不堪的男人和如此悲惨的女人，我深感自己的幸运。

有时，比较还是很需要的，因为这是一种神秘的治愈力。